

囚徒卧

刘延功◆著



上

哈尔滨出版社

囚徒卧

上

刘延功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囚徒卧

下

刘延功 著

哈尔滨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惠民
王彦彬
版式设计 林湘君
封面设计 于克广

囚徒卧

Qiantu Wo

刘延功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佳木斯书报刊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34.375印张 890千字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39—164—9/I·36 定价:45.80元

自古情痴与赌鬼迷梦难绝，写出情梦一场
赌梦一场送读者，愿读者读后有言寄作者，共解
情痴情梦、赌鬼赌梦，争一分清醒送天下

——作者

内 容 提 示

白雪影身患恶疾，忍痛割爱。与之青梅竹马的褚半儒失恋后痛不欲生。悲泣中误入赌场，赢了大钱的他，使众赌徒如附骨之蛆。这是“情场失意，赌场得意”？

在褚半儒危难之时，得到了暗恋他十年的山芥的救助，相互得到了慰藉。缠绵悱恻中他似乎有了归宿，这是爱情吗？

地主出身的蒋大夫感念与褚半儒父辈的交情，欲嫁女儿当归于褚半儒，褚半儒也由衷地喜欢她。怕愧于山芥，终没成婚。这是男人的情与爱？

在茕茕孑立中，褚半儒终于沦为赌徒，在大赌特赌中发生了一幕幕悲剧喜剧。

目 录

上

- | | | | |
|-----|----|-------|----------|
| 1 | // | 引 | 子 |
| 2 | // | 第 一 回 | 赌场里的钱不是钱 |
| 31 | // | 第 二 回 | 赌疯了会计 |
| 53 | // | 第 三 回 | 烧房子 |
| 77 | // | 第 四 回 | 拾回了昔日恋情 |
| 106 | // | 第 五 回 | 输死了人 |
| 133 | // | 第 六 回 | 卫生所有个怪妹妹 |
| 163 | // | 第 七 回 | 躁人学医 |
| 195 | // | 第 八 回 | 写给自己读的诗 |
| 219 | // | 第 九 回 | 坏母亲与坏儿子 |
| 244 | // | 第 十 回 | 越到年根越闹乱 |

- 267 // 第十一回 王爷认所长做哥哥
298 // 第十二回 碎心的人儿惹藏脱
319 // 第十三回 好热闹的地方
348 // 第十四回 抓了一窝赌鬼
374 // 第十五回 谁是告秘者
403 // 第十六回 死在年三十
422 // 第十七回 怪妹妹是个好妹妹
444 // 第十八回 假警察的威风
474 // 第十九回 让人心碎心醉的姻缘
495 // 第二十回 令人钦敬的第三者
524 // 第二十一回 难言的心变

下

- 551 // 第二十二回 让人抓了把柄
568 // 第二十三回 恋人和别人结婚了
596 // 第二十四回 小鬼子的无奈
617 // 第二十五回 当归走了
641 // 第二十六回 被抓了晕头
667 // 第二十七回 孙厚道要洗手
697 // 第二十八回 计破童子身
728 // 第二十九回 借了不该借的钱
756 // 第三十回 说死就死
778 // 第三十一回 不该道破的好情

- 801 // 第三十二回 不押钱就挨打
834 // 第三十三回 他真拐瞎子老婆了
869 // 第三十四回 吊死鬼
905 // 第三十五回 赌林善的女儿
939 // 第三十六回 向旧情人借钱很为难
973 // 第三十七回 不应钻淫娃被窝
997 // 第三十八回 讨小老婆的人
1033 // 第三十九回 揪心
1064 // 第四十回 爱人回来了
1081 // 后 记

引 子

夜，自亘古就是寂静的。

而现在的这种静夜，却只有掩映在自然秀色中的偏远山村才拥有。

偏远的山村寂静的夜，人们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我常入梦……

忽一遭从梦中醒来，发现我的双腕平拢胸前，若罪犯铐腕而眠，惶惑中，疑测起我这囚徒卧相，继之，平生于有意或无意间做过的一些自谴良心的错事浮现脑海。

良久，我感觉到我是一个被自己良知囚禁了灵魂的囚徒。

喔，囚徒卧，唤起了我的灵感，写出了这部偏远的山村的故事
……

第一回 赌场里的钱不是钱

冬天里的太阳出来的晚回去的早，窗上的霜雪还没化透，便向着西面那平缓的山峦落去。寒风仿佛早就藏在山后，抓住这机会向村里蹿去。

于村中觅食的狗们急急地跑回自己的窝，在暮色降临之际，半闭起眼睛，本能地竖起耳朵，监听着，寻找着任何能使它感兴趣的声响。

其它稍有一丝灵气的动物也都会找到背风的地方去调匀自己的呼吸。只留下没有生命的东西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上任寒风吹刮。

女人在灶坑引旺火焰，向着在炕上烫酒的男人发着牢骚。男人们端起酒杯，女人们摸起筷子，孩子们往口里塞进一块馒头，便谁也不愿往外看上一眼。一家人说着、笑着、吵着、闹着吃起了晚餐。

男人酒隔还没打完，女人边扒光孩子们的衣服，将光屁股儿塞进被窝，边冲男人吼：“不准出去玩！”

“刚吃饱就睡觉，你也不怕我窝死，出去拉屎！”

“不行！拉屎的空儿，又不知死哪儿去了！”

“出去找伴，赶明儿进山拉柴禾！”

女人无奈了，只得实施最后的权力：“10点钟不回来，就顶

门！”于是，门开了，一阵凉气和屋里的热气交融后，活的进屋做着有动静的事，死的在外面显得更加寂静。

在一个暖暖的屋里，有个怪怪的声音正向惶遽的女人和悸惑的女儿及幼子讲述着一个怪怪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人去集市，卖了货物进了饭庄，一顿酒喝到了天黑，摇晃着回到村头，碰见几个生面孔约他去赌钱。此人生性好赌，随几个人走进一间昏暗暗的屋内，昏天黑地推了一宿牌九。随着公鸡的几声长鸣，天麻麻亮了，而那几位赌友随着鸡鸣，蓦地化成黑烟遁去。这个人一惊之后，方看清自己置身于一处乱坟岗中，他输掉的银钱还放在供桌一角，而他赢在袋中的钱却是压成饼的纸灰。直到此时，此人方悟，陪他赌来赌去的几个人，却是地下的赌鬼。从此，这个人便卧床不起，时隔不久便一命归西了。

这个怪怪的故事，听得女人和孩子在热乎乎的屋中浑身起了冷疙瘩，随之渗出冷汗。而那个怪怪的声音又在怪怪地说道：“这个故事是个真事儿，那个人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亲身经历。我爷爷的爷爷临死时对我爷爷说：‘人若和赌鬼沾了边，绝对没有好下场。’可我又和赌鬼沾了边，输了不该动的钱。现今，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没了辙。我想了一个捞回本钱的高招，那就是靠真童子的兴气去赢钱，听人说，真童子气盛，生手手兴，能‘以正压邪’。褚半儒方方面面都优秀，我这就去请他帮个忙。等我捞回本钱，还上公款，便洗手再也不干了……”随着怪怪的声音愈来愈弱，女人和孩子噤若寒蝉了。

村外，被大雪盖住的田野上，零星地露着几棵不知被寒风吹去了，还是被牲畜啃去叶子的玉米秸秆，伶仃寥落在寒风中摆动。那些狗，一改往年在村外逐兔的习惯，今年也未在雪地上踏上一个爪印。黄鼠狼也早早地找个柴洞或坟墓蛰伏起来，只有雪任凭风吹起又落下，形成了一道道千姿百态的雪岭。

残阳终于被西山的白雪埋住，天又冷了许多。这时，从村里

跑出一个人来。二十六七岁年纪，宽膀长躯，浓眉方脸，面隐凄怒，如颠似狂地踢踏着厚厚积雪，终于，他摔倒在露出几棵枯蒿的雪地上。

他就是褚半儒。

过了许久，他慢慢地支撑起疲惫的身躯，带着满腹的失落和委屈向前边松林走去。那里，曾是他与雪影从小嬉戏之地，也是数日前他与雪影为奶奶择定的墓地。在那里，埋葬着他视为亲人的雪影的奶奶的骨灰。小小的黄土堆，在他的泪眼中高大而又空旷，亲切而又死寂。

来到坟前，褚半儒垮落的精神再也支撑不起自己的体重了，瘫跪后立放悲声：“奶奶呵！您说过，只要我和雪影在一起，您死后亦可瞑目了。而您哪里知道，在您刚刚离去一个月，雪影便绝情而去了。您若地下有知，快让雪影回来吧……奶奶啊！雪影被她父母带到了城里，贪恋城市繁华，不再回来了。今天刚写来的信，说她身体不好，不能在乡下生活了，她需要父母的照顾。奶奶呵！您是知道的，雪影的身体是不好，在您去逝的几天里，悲痛中她晕过去几次，几次中也都被蒋大夫抢救过来。您也知道，雪影父母自离婚后一直不和，又怎能照顾好雪影啊……”

“……奶奶呵！雪影肯定是被她那坏母亲带去后，在她坏母亲的怂恿下变了心肠啊……”

“我一定要把雪影找回来！用我的诚心唤回她昔日的感情。奶奶啊！您要帮助我呵！”经过一番倾诉，褚半儒激动的心稍稍安定了，不知不觉间恢复了一丝真力，他缓缓地站起来，慢慢地离开墓地，一路痴想着回到村里。

村中的三间老宅便是褚半儒父亲留给他的栖身之地。对门的两间草屋又是雪影的奶奶死后留下的一所空屋。面对两个空寂的院落，回想着以前的温馨与欢乐，褚半儒立时又万千悲凄起来，透过泪眼，两所院落刹时间颓败寥落了。凄凄惨惨中，褚半儒

试想着两所屋中的寒冷，踱进了自己的老宅。踏进屋门，袭上褚半儒面颊的并非是他想象中的寒冷，而是告别他数日的融融暖意。褚半儒疑疑惑惑地打开电灯，望着熊熊的炉火和透出菜香的饭锅，暗测道：“白雪影奶奶去逝，雪影离去，我这老屋中已经好久没有这种境况了，难道是——是雪影回来了吗？她为什么回来了呢？又为什么写那封绝情信呢……喔！肯定是雪影寄出那封信又后悔了，匆匆返回来和我相聚，以此来解除我们之间的误会。是的，是的。好雪影，我就知道你绝非薄情之人。雪影，好雪影，你若再晚回一刻，我可能会去死了。好雪影，你让我想得好苦呵！”褚半儒激动地自语完，顿时如颠似狂了，几步闯入里屋，打开电灯，眼擒喜泪去寻找白雪影那单薄的身影。

透过泪眼，炕上躺着一个肥胖的躯体，怎么看，也看不出白雪影那单薄的样子。褚半儒惶惑地擦净泪水，认出在炕上鼾然而卧的是村会计，也是民兵连长兼团支部书记杜伯长。盯着杜伯长那憔悴中露出梦笑的圆脸，褚半儒顿觉恼怒，等发现杜伯长手中握着白雪影今天寄来的信后，褚半儒愈发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上前掀起杜伯长喝道：“杜伯长，你不过自己的日子，跑我这儿装神弄鬼干什么？”

杜伯长从梦中惊醒，等看清褚半儒后，惊惶的脸上顿现狂喜，怪怪地冒出一句：“半儒，你还是真童子吗？”

“咚！”褚半儒一拳重重地打在杜伯长的脸上，低声斥道：“姓杜的，是你媳妇还是你妹妹让人强奸了，今儿来怀疑我？你真瞎了眼！”

“不，不——”杜伯长将几口血水吐到地上，用手按了按被打活动的牙齿道：“我是说，你跟雪影是不是做了两口子才有的那种事？”

“砰！”又一记重拳打到了杜伯长的脸上后，褚半儒一字一顿道：“以后，再也不许你污辱我和雪影，我们俩彼此尊重，从未越轨

一步，都在等着将来——喔！”褚半儒凄楚地说完。杜伯长顾不上擦拭顺脸颊流下的血水，亦不见被打后的羞怒，却出人意料地从狂喜中敛回激情，思忖片刻道：“我今天有事儿来找你，你没在家，看了雪影给你的绝情信，我知道你心里难过，怕你冻坏了饿坏了，就烧热了屋子，弄好了酒菜，也不枉咱兄弟一场了！”

杜伯长的一番话，令褚半儒稍感暖意，歉疚道：“是我误会了你——你的一番好意了！”

“也是我不好，说话没啥忌讳！”杜伯长说着下了地，擦干血渍后端来酒菜道：“虽然说借酒消愁愁更愁，可是不喝酒，愁却更愁。唉！你是情场失意，唉！我也不好过啊！”

“你——”褚半儒疑惑一番，望着杜伯长送来的一杯酒道：“你以前说话可不是今儿这种样子，有什么事？你照直说吧！”

“喝酒！咱边喝边唠！干了这一杯再说！”杜伯长说着，将杯中酒吞进腹内，紧盯着褚半儒如吞苦药般地喝干了杯中酒，呐呐道：“雪影的信我仔细看了，就冲她对你绝情后又给你介绍当归上看，你和她没指望了。让我说当归不如山芥，你和山芥又是同学，她爸又当支书，再说，山芥的心思我知道，这些年就惦着你一个哩。”

“你不要胡说了，内中甘苦我怎会不知道呢？”褚半儒低声说道：“倒酒吧！今儿虽第一次喝酒，却真想品出内中真味。”

“唉！不说就不说，反正当归是个笑美人，山芥是个俏公主，叫出哪个都比雪影强，等喝完酒后，老弟的亲事我包了。”杜伯长说着话，倒满了两杯酒，没等端杯，却见褚半儒抢过酒杯一口吞下，擦一把呛出的泪水喝道：“你不要信口雌黄好不好，你不了解一个人只要对另一个人有了真实的感情，是不会轻易移情的，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杜伯长慌乱地应着，斟满褚半儒的空杯，道：“你的事你自个儿做主，只要今后用得着我，我尽心尽力帮忙就是了。”

褚半儒望着眼前的酒杯，随着酒力上涌，眼前的一切慢慢地恍惚起来。他神不守舍地抓起杯子，醉眼朦胧地送到唇边，等杯中酒流入腹内，褚半儒顿时亢奋了，将酒杯抛到身后喊道：“若有人给我一根长棍，我一定将苍天捅个大窟窿。苍天啊！你太不公平，想我家世代书香，悉心苦学，怎能让我在孤零无靠中情偏蹇寄呵！”

“变了，现今儿时代变了，再也不是你祖县令、举人、进士的时候了！”杜伯长趁着酒劲说着。望着突然变态的褚半儒喊道：“半儒，你冷静点，你今后再也不能听你爷、你爸的了，那两位老夫子一辈子，到头来还不都空手早去了吗！听我的，咱以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该玩的玩，该乐的乐。现今就是抓钱呢，在咱村咱乡的保守派下，想有其它发展是不可能的。”杜伯长说完，吸进一口酒说：“书香门弟，诗礼传家，从孙中山打天下时就不吃香了，你今儿再提起，会让人成了笑话讲的，听我的，咱从今儿起玩更好玩的去！”

“玩？”褚半儒迷惑道：“长这么大，我还不知道玩是什么滋味。自祖父去世，继之父亡母嫁，我就一直活得很累，若没有雪影，我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若说玩，我同雪影的读书与学习便是玩了，再其它，便什么都不会了！”褚半儒说完，擦去两汪凄泪。却见杜伯长从兜里掏出一副扑克道：“我教你推牌九，咱以后就玩这个！”说完，便按大王、红桃三、对红Q、对红二、对红八、对红四、对黑十、对黑四、对黑六、对红十、对红七、对红六、对黑J、对黑九、对黑八、对黑七、对黑五摆出32张牌，用手指着叨咕道：“大王红三配一起是猴王爷，是压倒天下的牌九统率；红Q为天，配黑九为天九王爷，也是较猴王爷小一级的通天大牌，要是这4张牌到一起，就统吃天下……”杜伯长激动地说教着，褚半儒一脸痴迷地听着，记着，静静地望着在杜伯长手中拆配变幻的32张扑克牌，却也暂时忘却了由白雪影留下的苦郁。最后，杜伯长又掏出两只